

最爱这喧喧嚷嚷的春天

梁惠娣(广东)

春天，仿佛是春鸟用嘴叨来的。打开门，春光涌进来，一时间，喧闹起来。春天的鸟是喧闹的。你听，春日的清晨，窗外的香樟树上传来鸟儿欢快的鸣叫声，轻轻的，浅浅的，细细碎碎，像在窃窃私语，又像是在你来我往对话。慢慢地，鸟叫声多了起来，唧唧、喳喳、啾啾、呱呱、叽叽、咕咕……长长短短，高高低低，仿佛在诉说久别的相思与重逢的喜悦，像小女孩间有说不完的话，你一言我一句的，满树聒噪，扰人好梦。此时，不由想起唐代诗人孟浩然脍炙人口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那清脆婉转的鸟啼声萦绕在诗人的耳畔，想必会在他的心湖划下一道道快乐的涟漪。

春天到田野上走走，也是一派喧闹的景象。草长莺飞，燕子衔泥，水涨鱼欢，蜂飞蝶舞，溪水潺潺，牛儿哞哞……而农民扛着锄头，翻地播种，奏起春耕的序曲。看着此情此景，耳边不禁响起诗人的吟哦——“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想必，沿着湖边赏春，听到黄莺悦耳动听的歌声，春天妩媚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都会像白居易一样，从内心欢喜起来、雀跃起来。

春天的花开也不是安安静静 的。木棉花高踞在枝头，齐刷刷地开了，每一朵花都像一簇摇曳的火苗，燃烧得哗啵有声，甚是热闹。嫣红的桃花，粉红的杏花，洁白的李花，黄灿灿的迎春花……都呼啦啦地绽开，争奇斗艳，闹腾腾的。

山村里，春天才浅浅地来，山上洁白的土庄绣线菊便“嘭嘭”地开了。每一朵盛开的土庄绣线菊都像 一个圆圆的绣球，仿佛一夜间，它们就膨胀炸裂开来，漫山遍野，又像是下了一场盛大的春雪，惹得蜂紫蝶绕，热闹非凡。

那时年少，我每天都往村前的

山上跑，去采花。成团成簇的土庄绣线菊围着我，仿佛一群天真的小孩 缠着我说话。

春天，那么多花儿开放，像是无数盛装的少女，兴冲冲地出席一个美丽的盛会，让在春天里赏花的人，心里也兀自喧闹了起来。

春雨也是喧嚷的。万籁俱寂的春夜，一场春雨轻轻地下起来了，悄悄地潜入人们的梦里。正如诗人杜甫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春雨下的时间长了，从老屋的黛瓦上滴下来，淅淅沥沥，滴滴答答，好似一曲春的大合奏。

那时小小的我，最喜欢的是下

雨的夜晚，躺在床上听雨。雨滴越来越大，瓦上的声音就叮叮的叩响了。那声音酷似古筝，清脆，且韵味十足，在黑夜里向四面八方弥漫。春夜瓦屋听雨，像一曲美妙的天籁，又像一首动听的摇篮曲，这样的夜晚，梦最香甜。“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春雨喧哗，多么诗意。

曾经看到一幅国画，画上有一棵花树，盛开着红艳艳的花，花间有几只小鸟在扑棱扑棱地飞。这幅画名为《春喧》。想想，一个“喧”字，充满了诗意，恰如其分地把春天的神韵形容得那么合我的心意。原来，我是这么地爱着这喧喧嚷嚷的春天啊！



春光谣

薛艳杰(北京)

这春天的时节多好

树木，花草，庄稼，牛羊，人群

都沾色生香

天气晴朗，阳光一瓣比一瓣生动

枝头青绿红白

步步紧逼，一点一点

开出大朵大朵的风景

这个春天，有干净的眸子，柔和的光

每个节气都竭尽全力

蜜蜂倾巢出动，蝴蝶翩翩起舞

隐居体内的翅膀

在无限春光里

一日比一日丰满

鹅黄鸭绿打开季节的笑脸

柳梢喊醒沉睡的河流

耕牛走进春天的原野

在春日的阳光里

每一声清脆的鸟鸣

每一片新生的枝叶

都是一个个鲜嫩的时光

捧一缕春风的惬意

洗去冬天的尘埃

所有绿色都在破土重生

所有生命都在蓄势待发

一粒粒种子

怀揣梦想和希望

在迷人的春光里

在湿润的土地上

复苏盛开

一只只候鸟，向天空扯开喉咙

一条条游鱼，向河流吐露心声

低处的阳光，温暖起来

流动的空气，湿润起来

这个春天的激情

正被一朵朵盛开的花儿点燃

春日去骑驴

李晓(重庆)

在春日，我想骑一头驴，走过草木吐香的漫漫古道，叩响云遮雾绕中的深山柴门，去一一拜访我的那些老友们。

我的这一脾性，或许有些似古人。在唐诗诗中，有62篇诗歌写到了驴，这些唐朝的文人，骑上一头驴，在鸟鸣蝶飞中翩翩而去，与故友们相会。

在动物中，我喜欢驴，它们温驯忠厚，与世无争。你一旦觉得生活亏待了你，望一眼一头逆来顺受的驴，你就觉得世界依然明亮，其实是你索取太多。

人与人交往是有一个磁场相互吸引影响的。一个脾气暴躁之人，和另一个暴躁的人生活在一起，暴躁的性格会变本加厉。所以我愿意和一头好脾气的驴，在乡下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改变，一同老去。

有一年我出游西北，在夕阳下荒凉的高原看见一头驴，它温良的眼睛一直怔怔地望着我，眼神宽厚慈祥。我突然落泪，流落异乡，面对野外夕阳，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看见这头驴，精神上有了一种相遇知己的感觉。暮色苍茫，我和那头驴，一同沉入黑暗之中，但我不再慌乱。我对驴的这种感情，在那一次更深了。

于是，我有了一种去乡下养一头驴的想法，和它相依为命。驴是草食动物，乡下的草，蓬蓬勃勃多着呢。驴吃了草，打的喷嚏，也满是草香。一旦我在乡下想念朋友了，就骑着一头驴慢慢悠悠去城里。

只是想与朋友见上一面，唠唠嗑。如果他们正忙，我也不打扰他们，让他们继续忙活，我望一眼他们就够了，给自己倒一杯水喝了就走。

在这样的春日，我想骑一头驴去看望几个老朋友，不负这大好春光。

父亲的春分

王晓阳(湖南)

父亲是十里八乡务农的一把好手，对节气有着最敏感的触觉。他在日历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农事，早早惦记着春耕。每到春分前几天，父亲总爱念叨：“春分快要到了，老天爷怎么还不下雨呢？”

小时候，我很好奇，常常瞪大眼睛问：“春分是什么？为什么要老天爷下雨呢？”父亲用宽大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呵呵地笑着说：“孩子，春分是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春雨惊春清谷天’，这里面都是节气的名称。中间那个‘春’字说的就是春分。春分把春天分成了两半儿。人们常说‘春分有雨是丰年’，到了春分，下一场雨，丰收就有希望啊！”

原来如此。父亲的话蕴含着千百年来农人对农时的深刻理解！

立春过后，春就悄悄地来了。父亲常说：“冷三热四。”他的意思是立春过后，热天比冷天要多，即使倒春寒侵袭，也挡不住草木苏醒。

惊蛰一过，春姑娘就热热闹闹降临大地。她挥动魔术棒，铺开了灿烂的油菜花海，让梨花杏花尽情诉说隐藏了一冬的快乐心情。苍茫大地，暖气蒸腾，春意喧闹，世界一片嫩绿翠绿黄绿……

父亲还说，“春分乱纷纷，农村无闲人。”这个时节，父亲常常忙于打理菜园，菜园中长满了红叶菜、芹菜、大蒜、绿豆、芥菜，满目葱茏，充满生机，一队一队的，宛如士气高昂的士兵。这块菜地当年是父亲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加上精耕细作，作为我家的蔬菜基地，长年供给我家新鲜的时蔬。

一场春雨下来，父亲笑呵呵地说：“春雨贵如油！老天爷真心不错，今年肯定是一个丰收年！”他拿着锄头到菜园里除草、施肥，扶正被春雨打歪了的幼苗，回家时顺手拔几颗大蒜，剖一大把红叶菜，摘几片芹菜，餐桌上就生动起来。

“春分日，植树木。”春分这天，父亲喜欢植树，每年三棵五棵不定，时间一长，陆陆续续种下了一小片树林，有香椿树、梧桐树、苦楝树、柚子树、无花果树等。他最得意的是多年前种的一棵柚子树，如今长得高大茂盛，有3米多高。开花时节，一簇簇白花朵缀枝头，香气馥郁，引得蝶飞蜂舞，好不喧闹！他常常徜徉树下，轻吸一口气，露出沉醉的笑容。

“春分到，蛋儿停。”春分的傍晚，父亲的农事忙完了，会跟我们一起做“竖蛋”游戏。他拿来新鲜鸡蛋，让我们“见证奇迹”——把鸡蛋竖立起来。只见父亲试了几次，鸡蛋竟然真的竖起来了！姐姐和我兴奋得欢呼鼓掌。父亲说：“鸡蛋为什么在春分可以竖起来呢？又或者说，老一辈的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节竖蛋呢？原因和道理我都不清楚。但我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分一过，春天过半。你们要珍惜时间，好好读书，解开这个奥秘！”姐姐答应着，我也认真地点点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一年中，父亲在日历本上写写画画，掐着农事，未雨绸缪，追随着24个节气，把日子经营得红红火火，让生活充满诗意和温情。



雪山雁鸣

汤青(安徽)摄

你是我春天深切的怀念

韩慧彬(江苏)

往往那些离生活很远的东西，离心的距离却很近，比如故乡。

故乡在平原，四季分明，在那个广阔的空间，人的感觉就很渺小。读书时，我就喜欢写作文，故乡的河流，芦苇，清风和明月给我无尽的灵感，童年的草垛，露天电影，这些图景深深地刻入了我的心灵，给我的写作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行走在故乡的草木间，倾听草木的呼吸，滋养心灵。欢喜随着春风一起拔节生长，春风一直在，在或不在的是我们。眼前当下，万不可贪求所欲，更无需过分矜持，顺其自然遵

从内心就好。

和故乡的草木一起葳蕤的还有麦苗，民以食为天，是麦子把我喂养长大，自然对她顶礼膜拜。风吹麦浪，她舞姿轻盈，曼妙，一波一波，肆意灿笑，野花的香顺着青葱远去，麦子就用她的芒挑动春天的媚眼，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麦田，像在大地上铺展了绸缎，在和风里柔柔地抖动，沿着层层碧波，一定可以抵达喜悦与幸福。

挤挤挨挨亲亲密密的芦苇也是我记忆里最为鲜活的一部分。一过龙抬头，如锥子般尖锐的芦苇芽就脱颖

而出，沉寂一冬天的芦苇滩就有了生机与活力，小鱼戏水，水鸟漫步。待芦苇芽蹿高，绽开一两片叶子的时候，整个世界便被春天占领了。独坐春田鸟鸣空，好不惬意。柳枝轻抚着脸庞，像是在诉说着春天的秘密。

采下绽开的芦苇叶，卷成喇叭，噙在嘴里，依着喇叭的粗细，吹出或粗哑或尖厉的声音。头顶软软的柳条，也被折下来，捋去柳叶，抽出柳枝芯，轻捏着管状的柳枝皮做成柳哨，这就有了一支春天的乐队，吹奏欢快的乐曲，吱吱呀呀，回响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田野里干活的人们

半山居

刘玉新(湖北)

新茶开园，一斤就能卖五十二块钱，虽说一天只摘了一斤九两，却是现卖现得。耳边，母亲的声音里明显地带着满足，想象得到那一脸的笑容。我是在半山里长大的，知道一季茶叶足可以打点一年的油盐酱醋。

居住半山，海拔不高不低，物产相比高山和河谷要丰富得多，早些年，不仅有桐树、木梓、山棕，还有金黄的稻谷，满池塘的蛙鸣。即使是现在地越种越少，玉米、黄豆、红苕和随季的蔬菜，一样也没有落下。通了公路，饭桌上还会增加些清江的鱼虾或是干货市场买来的香菇木耳。

父亲很享受半山而居的生活，背靠青山，脚踏溪河，晨起，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连舌头都是甜的，傍晚，搬一把木椅坐在稻场边，看天上的云，一会儿大象一会儿狮子的，变幻出你所

有的想象，在霞光万道中那样的如诗如画。从年轻时起，父亲就一直守着那间土屋，半亩方塘，一眼老井，他把所有的日子都掐在指头上，算星星算月亮，扛着一家老小三代人的生活走过几十年，直到今天。

半山生活于父母而言，不仅成了一种习惯，也成了一种情结。就像许多老人一样，任凭儿女在城里如何安排起居，他们始终如一，越是年老越是舍不得那个我称之为老家的地方。前不久去榔坪看木瓜花，高速公路边的几个村子，远远望去，不声不响地卧在半山腰，那么安静，那么祥和，炊烟袅袅中，一个老人牵着牛，悠然地向着村里走去，孩子们放学了，背着书包撒着欢儿地朝家跑。远远近近的山梁，依然不改千年的节奏，花该开的开了，树该绿的绿了，一层一层